



匠人匠心②

黎族竹木器乐是我国民族器乐宝库中的瑰宝，它取材于大自然中的各种竹木、畜兽皮原料，经过手工加工而成，散发着原始社会的生活气息。它既是黎族人崇尚自然的生动体现，也是原生态音乐的遗存。

刘志坚是乐东黎族自治县原生态黎族器乐传承人，他不仅精于黎族传统竹木器乐的演奏，也是当地为数不多精于竹木器乐制作的手工匠人。

乐东黎族竹木器乐手工艺人刘志坚—— 一片痴心在丝竹

文图 海南日报记者 袁宇

刘志坚的家位于乐东大安镇只朝村，并不宽敞的房间里，随处可见咧咧、灼吧、鼻箫、口拜等竹木器乐，就像一座黎族竹木器乐展览馆，沿墙而列，供人观赏。

“每天哼着黎歌、制作乐器的时候，就是我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候。”现已年过6旬的刘志坚，唯一的爱好便是制作黎族竹木器乐。一件件透着古朴与原始的竹木乐器，在刘志坚的手里、口中发出美妙的声音。

与竹木器乐结缘一生

刘志坚话不多，一张小竹凳，几段山竹，一坐就是一上午。削平，横切，竖劈，旋转，层层塞入……一道道工序后，普普通通的山竹，转变成各式造型的乐器，然后在他的口中发出快乐的声音。

“黎族传统乐器中，我最喜欢咧咧。”提到自己最喜欢的乐器，刘志坚兴奋十足地说道，咧咧的簧片使用芦苇制作效果最好，管身则最由七节山竹一节一节连接而成，开有七个按音孔，声音宏亮。咧咧制作一般分选料，削平外节，比量尺寸，制作咀头、簧片和挖孔、调音五个环节。“通常制作一个咧咧需要一周。”刘志坚说。

几乎是每一天，61岁的刘志坚一早起来，就会坐到工作台前，制作竹木乐器。

“空下来的时候，就外出寻找山竹，或者补充竹材。”为了方便补充竹材，刘志坚在自家房屋后开辟了一小块竹林。靠着长年的经验和眼力，仅透过竹子的色泽、形状，他就能判断出竹子的厚度、硬度，以及是否适合制成乐器。

有时，为了寻找到最适合制作乐器的毛山竹，这位瘦小的老人不惜冒着酷暑，埋头扎进附近的深山里。“老的毛山竹最适合制作，它的音色最亮，效果最好。”简简单单的语句，透出的是老人对这门坚持了近半生，早已渗入血液的手艺的深情。

谈起与黎族器乐的结缘，



在刘志坚家中一角，各式黎族器乐排列在墙边。



刘志坚在门前的树下吹奏灼吧。

刘志坚说，他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乐器制作匠人，耳濡目染中，他对音乐与竹木乐器制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时常缠着父亲学艺。青年时期，刘志坚在闲暇时，常给父亲当助手，目睹竹木乐器从父亲手中源源不断地诞生，流向各处。正是青少年时期的这段经历，让刘志坚与黎族器乐结缘，并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。

1993年，接过父亲衣钵的刘志坚，独自踏上了手工制作竹木乐器的征途。“我没有接受过系统教育，不懂音阶与五线谱，最初制作乐器时仅靠个人感觉定音阶，经常失准。”刘志坚说，为了制作出合格的乐器，自己曾经四处寻师取材，每每听说哪里有乐手，他就往哪里跑，每找一人，他都虚心请教，每到一座山，他一定会上山寻竹，“若是遇上熟山竹，会兴奋到无法入睡。”

后来，刘志坚在五指山结识了当地歌舞团中的一名演唱演员，后者不仅教会他辨识曲谱、音阶，还向他赠送了一个定音器，在制作竹木乐器时辅助他确定音阶。在掌握了音阶、曲谱之后，他的乐器制作技艺登上了一个新台阶。

“我开始一边制作乐器，一边尝试自己写曲子，自己演唱。”刘志坚说，当地越来越多的活动开始邀请他登台演出，再后来，陵水、白沙等更远地区的人慕名而来，他制作的乐器也登上了“三月三”的舞台。

技艺在不断改进中进步

黎族传统竹木器乐有古朴、简约的特点，常以一个曲调为基础做多次反复演奏，在反复中仅有速度变化，以反复演奏的方法加深人们的音乐印象。

“曲调音阶起伏不大，音域窄，音阶少，音量也小。”在多年的演奏实践中，刘志坚发现传统的黎族传统器乐存在着局限，渐渐不能满足演奏的需求。为了突破这些“瓶颈”，他着手对黎族乐器进行改良，让其更加适合现代音乐的演奏环境。

鼻箫是黎族极具特色的气鸣乐器，因用鼻孔吹奏而得名，也是黎族青年表达爱情时常用的乐器。清代张庆长《黎岐纪闻》中记载：“男女未婚者，每于春夏之交齐集旷野间，男弹嘴琴，女弄鼻箫，交唱黎歌，为情投意合者，男女各渐凑一处，即订偶配，其不合者，不敢强也。”

“我父亲当时制作的鼻箫只有四五个音阶，应用面窄。”刘志坚说，因为音阶少，传统鼻箫在演出中能够演奏的曲目非常有限。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下，刘志坚接触到了笛子，并对它产生了非

常浓厚的兴趣。

“当时就琢磨，鼻箫能不能像笛子一样，利用多孔变调增加发出的音阶。”说干就干，刘志坚摸索制作出了6孔的鼻箫，随后又经过多次改良，辅以音孔，最终改良后的鼻箫能够发出二十多个音阶，“基本上可以满足演奏需求。”

为了制作出更精良的乐器，刘志坚淘汰了传统乐器手工制作中使用炭火灼烧音孔的做法，采用更先进的电机钻孔。为此他还专门购买了2个电机，配备了8个不同规格的钻头。“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，好的方面我们要继承和发扬，不完善的我们要不断完善，这才能不断进步。”刘志坚说。

经过刘志坚改良过后的黎族竹木器乐，音乐色彩独具一格，鼻箫声轻委婉，咧咧音清高亢，灼吧声沉宽厚……配以他原创编写的歌曲，演绎出一首首美轮美奂的乐曲。

一片痴心觅传承

从小受黎族竹木器乐文化熏陶，刘志坚对黎族器乐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。

“我们黎族有一句俗语，叫‘歌声不停，笛音不止’。”在刘志坚的回忆中，夜幕降临，寂静的黎寨里，不时传来阵阵的纤细而清幽的箫声，这是黎家小伙子在吹箫召唤女友，或是姑娘以箫声回答男友。

“那时候，男男女女都会吹奏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吹我弹，好不甜蜜。”刘志坚说，黎族传统乐器是年轻人谈情说爱的媒介，青年男子在黎族少女的隆闺附近唱歌，演奏音乐，如果女孩看上黎族小伙，便会开始交流。

“可惜的是，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吹鼻箫了，口弓、灼吧等乐器也少见。”忆起当初，刘志坚感慨颇深。

触摸当下，这门曾是黎家青年生活的必修课，如今也只能靠着一种情怀在坚守。

“耗时费工，又没有多少收益，愿意学的人是越来越少。”刘志坚说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还有不少人制作竹木乐器，到现在从事这一行的人已是凤毛麟角，最遗憾的是几乎找不到人来学。“连我自己小孩都不愿意学。”

在手艺传承上，这位老人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想法：“只要有人学，我就教。”



刘志坚改良后的鼻箫（左）与传统鼻箫（右）。